

清朝末出使大臣郭嵩燾游邱園

——兼述中文「植物園」一詞之來源

胡宗剛

(廬山植物園)

摘要 清廷派駐外國首任大使郭嵩燾，在英國期間，於公務之餘，甚為留意西方科學文化事業，親臨許多機構參觀，以為有許多值得中國仿效之處。其時，有此開放思想，殆極鮮見。本文根據郭嵩燾日記，對其遊覽世界著名邱皇家植物園及其他植物園之事，予以勾稽，並考證出中文「植物園」一詞之由來。

關鍵字：郭嵩燾，邱園，植物園

享譽全球的英國邱皇家植物園，系由英國著名的植物學家胡克，W (Hooker, W) 於 1841 年出任該園主任後，將這座原僅為皇家花園改造為現代植物園。一百多年來，邱園收集的植物種類、研究水準、園林景致等，無出其右者，堪稱第一，其影響也遍及全球。中國之有植物園，即是以邱園為典範。1934 年 8 月我國現代植物學奠基人胡先驌創設廬山森林植物園時，嘗言：『廬山森林植物園有廣大之面積，與極幹練之技術家主持其事，政府亟宜與以資助，不難使之步英國邱皇家植物園之後塵，發達為東亞第一植物園也。』¹然而，中國人對邱園始有認識，則可追溯到清朝末年。

壹、郭嵩燾參觀邱園

1 張大為等編，《胡先驌文存》下卷，1996 年，頁 248。

清朝政府於光緒二年 (1876 年) 始派駐國外使節，郭嵩燾為首先被派往英國。在倫敦期間，經其英人隨員馬格裏介紹，與英國社會名流、學界精英多有接觸，與邱園主任胡克，J (Hooker , J) 也有交往。嘗得胡克之邀，率員參觀了這座聞名遐邇的植物園。時在光緒三年 (1877 年) 三月初三。郭氏《倫敦與巴黎日記》，對此記載甚詳，事涉中國現代植物學之重要史實，全錄如下：

往游羅亞爾久戛爾敦。久者，地名；戛爾敦者，譯言花園也 (有圍牆或園者曰戛爾敦；野趣自然曰巴爾克，猶言天生園景)。舊名若爾日第三花園。馬格裏使中國回，言中國景物，若爾日悅之，因仿造中國房屋、橋、亭及寶塔一所。(虎克雲：若爾日第四亦仿造中國房屋于葡來登，今名『齋尼期巴非裏恩』，卻不類中國形式。而此皆依仿為之。視其寶塔磚造者，信然。齋尼司，中國也；巴非裏恩者，亭也。)今惟塔存，房屋毀壞不治，皆拆去之。維多裏亞即位，蠲以與民，仍歲給二萬磅，資其修理(少或一萬八千，多或二萬二三千，歲有支銷)，以總管一人經理之。今總管虎克，英國博雅士也，陪同遊歷。

園縱橫皆約十裏，所植樹木，皆標記之。極亞細亞、阿爾利加、亞墨利加、澳大利諸洲物產，皆羅致之，而出自新金山者尤多(即澳大利洲)。亞墨利加之巴西、智利諸國樹植亦不少。松百餘種，各國產不一類。有每枝抽長條若鞭者，有枝長數丈而細軟拂地者，有矮小叢生、覆地若球者。所至玻璃屋四處。其一地坑內烘，極溫熱；其一鋪鐵板為空格，置鐵管其中引火氣，南洋熱道花木皆置其中。粵產如霸王鞭、鳳尾蕉、蒲葉、棕櫚、南竹及盆景小花，凡數十種；其一中空為池、藤蘿異種甚多，有紅花累累然

者，折視之，葉也，每五六葉相聚如花，色淺紅，而中出小花五六，色黃；其一地廣數十畝，則以植各國溫道之花木，以避寒氣。盆花尤多，茶花亦十餘種。略視各花異樣者折取之，竟累至二十餘種。虎聲雲：稍遲月餘，花開益繁，可往觀。

另一玻璃屋，置各國所得木板片，或黃如蠟，或黑如漆，或花紋如雲湧水騰，或細紋如絲、或光滑如鏡，累千百種。有圓圍至丈餘者；有截圓木長二尺許，有文外見，繁細如縷，凡十餘種，種各異色；有截存枝幹三尺許，狀若鐵梨，倚鐵欄，其幹嵌入鐵欄寸許，而枝旁出，或抱裹鐵欄，或出鐵欄旁稍折如鉤，並鐵欄貯存之。亦有樹高二丈而枯，樹身僅圓尺許，有藤絡其上，反粗於樹。亦有樹身外節如竹，下根數十條若茭白然。又有樹皮圍丈許，磊砢玲瓏。又有圓大如巨筐，外如苔發，而中糾結若蟲窠，雲亞墨利加海南荒地無樹木，惟產地。皆奇觀也。

以園地太廣，未能遍遊。遠見紅牆屋一區，中藏論花木果草書四千餘帙，亦未能一往視也。²

郭嵩燾 (1818—1891 年)，字伯琛，號筠仙，晚年自號玉池老人。湖南湘陰人。近代中國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代表人物，與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關係密切。他雖然也是按中國傳統所規定的程式，通過科舉逐步晉升為士大夫階層的上層人士，卻有不同尋常的特點。鐘叔河先生認為他『沒有傳統的輕商思想，與他的家庭出身有關。郭家是湘陰有名的富室，致富的原因主要是由於經營商業和利貸。』³這也就決定了後來他與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易於認同。在精通傳統文化、明悉清朝政治、瞭解洋務內情之後，郭嵩燾的思想更為開明。1875 年英

2 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嶽麓書社（長沙），1984 年，頁 167。

3 鐘叔河，《走向世界——近代知識份子考察西方的歷史》，中華書局（北京），1985 年，頁 198。

國駐華使館翻譯馬嘉理在雲南被殺，引起洋務交涉，郭嵩燾因被清帝國派往英國『通好謝罪』，處理外交事務。由於對西方的嚮往，當他親臨其境時，西方社會諸多方面自然引起他極大興趣。儒家自古就有『多識草木蟲魚』之說，植物學、植物園也就進入他的視野，何況在其隨員之中，還有與邱園有淵源關係的馬格裏，自然而然遊歷此園，並留下詳細的記錄。

《日記》所記游羅亞爾久戛爾敦，系英文的音譯，今譯為邱皇家植物園，或皇家植物園邱園。邱園主任虎克，又譯為胡克，即胡克，W 之次子，植物地理學家。1865 年在其父去世後接任邱園主任之職。馬格裏 (MaCartney 1833—1906)，漢名馬清臣。生於蘇格蘭，愛丁堡大學醫科畢業，第二次鴉片戰爭隨軍來華，1864—1875 年主辦金陵機器局，為中國第一個近代兵工廠的主持人，1875 年因在天津附近試造水雷失敗，被李鴻章撤職。此時郭嵩燾將出使英倫，由於他熟悉情況，總理衙門遂派他隨往，協助設立中國使館，充當英文參贊。自此至 1905 年退休。⁴馬格裏在中國時間甚久，對中國古典園林甚為熱愛，其間回國嘗與英王喬治三世言及，經錢伯斯 (Chambers, W) 設計，在邱園建造中國園林建築。至郭嵩燾遊覽之時，亭橋均毀，惟塔尚存。今又百餘年，此塔依舊聳立，成為中國園林對西方影響的印證，常被人提及。1931 年文學家朱自清往歐洲休假，也遊歷了邱園，言及此塔云：『東南角上一座塔，可不能上；十層，一百五十五尺，造於十八世紀中，那正是中國文化流行歐洲的時候，也許是中國的影響吧。』⁵此塔也有不倫不類之處，塔層在中國只有單數，而此卻雙數。

陪同欽差大臣參觀邱園的隨員劉錫鴻副使、張德彝翻譯在各自的文字裏也有記述，可為補正，並為抄錄，以資廣聞：

劉錫鴻《英軺私記》有『御花園』一節：

園圃之式，大地多自生樹者曰巴爾格，結構以藝花卉者曰家爾墩。倫敦之南十餘裏，地名曰邱者，有羅亞家爾墩，譯言御花園也。其地周回六裏，乾隆間英主若耳治第三所建，仿中國形制，有亭、有台、有橋、有館，今皆圯，惟十層塔尚存。維多裏亞增廣之，羅致五大洲千百國木料花草於其地，各有標記，著其名目功用及所自出。縱令百姓往觀，以資博物而擴其匠材醫藥之識。余于初三日遊此。木料瑩澤堅致，奇形巨體，為生平所未

4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1981 年，頁 299。

5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倫敦雜記》第一卷，江蘇教育出版社（南京），1996 年，頁 408。

見者甚多。惜未習番書，不能一讀其所標記者。園中工費，每年金錢二萬，實中國銀六萬六千餘兩。歸時，園務總管胡格爾折鮮花盈筐以贈。⁶

張德彝《隨使英俄記》：

清風習習，寒逼征衣。已正，有前在司柏的斯伍家所遙之胡格爾者，請遊御花園，遂同黎尊齋、馬清臣隨二星使乘車南行二十餘裏至其地。伊引入，園名奇尤，周可六七裏，系西曆一千七百三十年(即乾隆二年)為英主卓爾志第三所建，內有亭台橋館，今皆毀去，惟一十層塔尚存，因年久而圯，禁入登臨。至君主威克兜裏亞即位，乃增廣之。四面圍以磚牆鐵柵，內五大洲樹木花草，皆按地圖分植。松柏尤多，扶疏盤結，萬尺凌雲。其他奇形巨體，老幹濃陰，諸多不識。玻璃大房六七，各列花卉千種，爛漫馨香，識者尤少。另房羅致天下所產木料，鋸片切方，粗細不一。所有花木，各有標記，著其名目，詳其功用，溯其所自來，縱令百姓往觀，以資博考而擴其識，園內工費，每年用金鎊二萬，合銀七萬兩。歸時，伊折鮮花盈筐以贈。申正回寓⁷

剛剛走出國門的士大夫們，對邱園的記述，準確地抓住了植物園特點。首先，植物園是社會公益性事業，由國家出資，由科學家主持。每年有二萬英鎊的經費，沒有與今天物價相比較的係數，想必是筆大的數目。這是社會的富裕帶來文明的進步，使得人們探索自然的熱情得到發展。植物世界是如此豐富，從自然生境中採集、引種，聚於一園而栽植，更讓公眾人園參觀，以增長見聞，調養性情，提高百姓素質；其次，植物園的植物種類來自地球的許多地區，新鮮奇特，氣候相宜者植於室外，熱帶植物則培育於溫室。每種植物都掛有名牌，標有該植物的拉丁學名、科屬、產地、用途等，這是植物園的最基本特徵；最

6 劉錫鴻.《英軺私記》，嶽麓書社（長沙），1986年，頁131。

7 張德彝.《隨使英俄記》，嶽麓書社（長沙），1986年，頁376。

後，植物園還是一個科學研究機構，限於大臣們的科學素養，僅參觀所收藏的木材標本，其餘未能有深入的瞭解，但一幢收藏 4 千多冊專業圖書的紅樓，雖未前往觀看，也讓他們肅然起敬，心嚮往之。這些內容都是中國無論是皇家園林，還是私人庭院所沒有的。

往後，郭嵩燾在與胡克有進一步交往，對植物學有進一步認識。

出示花草譜十五帙，雲克爾諦斯原本，凡數十年集花草種類數千種；虎

克繼之，又數千種，無有窮已也。其言花不分草木，而統分明、暗二種：

暗花或含入葉內，或連莖而葉外護。非細審不可見，其種類至不可窮記，

此則中國人所未經考究及此者也。⁸

郭嵩燾所見之書，在今日中國植物學家的著述中將其譯為《科氏植物圖說》(Curtis' s Botanical Magazine)，書中附有大量手工繪製彩色植物圖。筆者在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圖書館幸得李振宇先生指點，觀摩到是書。該書每年出版一冊，至郭嵩燾訪問邱園時，已出版 33 卷。可知郭嵩燾僅是見到其中的一部分，而這十幾卷，就已讓其驚歎了。種類收集尚不齊全，尚繼續編纂出版，『不可窮記』！然在中國的本草、圖考之類的著作中，沒有這種窮盡的科學精神。郭嵩燾把植物分類中孢子植物和種子物譯為明、暗二種，這也是中國人未曾考究的地方。

胡克榮獲爵位，郭嵩燾也往祝賀：『便過虎克，賀其新得寶星。雲將赴美國搜尋草木種類，辨其質性，方日求進不已也。國家亦賞其分別藥性有功於人，因有寶星之賜。』⁹一位從事植物學研究的學者，也能得到國家給予最高榮譽，這與中國僅以官職論功名，大異其趣，這又給郭嵩燾以深刻認識。

郭嵩燾雖是洋務派群體中的一員，在他身臨其境地對西方政治、文化、教育、科學考察後，他的思想並沒有停留在對聲光化電、艦船利炮之類的褒揚上，而試圖由表及裏地對西方社會進行剖析，高出了大多數侈談洋務者。他對植物學的興趣，或者對植物園的熱愛，使他曾與人商量在上海設立博物院。然而，郭嵩燾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及洋務運動的諸多批評，決定其悲劇的結局。1879 年歸國之時，他的政治生命便已結束，籌設博物院事自然無從落實。就連出使之前五十天的日記，以《使西紀程》為名，刻板印行，也遭到毀板。梁啟超曾記此事云：

8 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嶽麓書社（長沙），1984 年，頁 201。

9 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嶽麓書社（長沙），1984 年，頁 231。

光緒二年，有位出使英國大臣郭嵩燾，做了一部遊記，裏頭有一段，大概說：現在的夷狄和從前不同，他們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噯喲！可不了得。這部書傳到北京，把滿朝士大夫的公憤都激動起來了，人人唾罵，日日奏參，鬧到奉旨毀板才算完事。¹⁰

因此，郭嵩燾的洋務主張幾乎沒有產生什麼影響，其考察西方的日記也被淹沒，直到 1980 年代才由鐘叔河先生發掘出來，昭之於世。郭嵩燾之後的洋務者，再沒有能深入到西方文化之中的人。許多西方文化建制，只有等到民國之後，才全面引進，但那已是另一個時代。

貳、漢語『植物園』一詞由來考

郭嵩燾在英國除游賞了邱園，在《日記》還記有遊裏占得巴爾克內波丹里爾曼爾敦¹¹ (Regent's Park Botanical Garden) 和羅亞爾利成斯波丹裏克曼爾得¹² (Royal Rennet's Botanical Garden)，這些植物園名稱都用音譯，在所引劉錫鴻、張德彝的文字中對植物園亦為音譯。據此，可以斷定當時中文裏尚無『植物園』一詞與 Botanical Garden 對譯。鴉片戰爭後，西方科學文化在洋務運動的推動下，在中國漸為傳播，外來術語不斷出現。在郭嵩燾這部日記裏，就有不少關於數學、礦學、重學、化學、天文之學的記述，並使用已譯成漢文的術語。假若已有『植物園』一詞，對於博聞詳識、又甚為關注科學文化機構的郭嵩燾來講，不可謂不知。況且在他的隨員當中通悉外文的除張德彝，還有馬建忠（眉叔）、邏豐祿（稷臣）；懂中文的外國學者除馬格裏，還有禧在明 (Hillier, W. C) 等人。

中文『植物園』一詞系由日文漢字直接輸入而來。日本之有植物園建設始於 1873 年，系由德川幕府 1638 年所建造的以種植藥草為內容的園子改造而成，名曰『小石川植物園』(Koishikawa Botanical Garden)，隸屬於自然博物院。1877 年日本以西方辦學方式開設的第一所高等學校東京帝國大學成立，植物園改隸該校理科。恰恰在這一年，即光緒三年，在英國的郭嵩燾從日本公使處獲得一冊日本的《官員名鑒》，九月二十三日《日記》記有『上野公使見給其國晉紳一

10 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第十四集，北京出版社（北京），1999 年，頁 4028。

11 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嶽麓書社（長沙），1984 年，頁 200。

12 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嶽麓書社（長沙），1984 年，頁 244。

本，名《官員名鑒》，分十二類。』他按原文逐條抄錄，在文部省所屬學校及機構下，有『小石川植物園』。¹³此在郭嵩燾游賞邱園及其它植物園之後。

三年之後，光緒五年，郭嵩燾已歸國，返回故里，而與邱園仍有聯繫。是年閏三月二十日《日記》云：『聽帆又譯寄馬格裏一信，並由‘葛林南爾斯’輪船遞到花草二箱；仍托尋覓中國花草，附原箱寄回。以其箱為植物園中置備之件，仍須取回也。』這是郭嵩燾首次使用『植物園』一詞，可以推斷系受日文的影響。至於日文『植物園』一詞始於何時，苦於文獻缺乏，無從考證。不過從日人明治維新時期遊歷西方時所寫的著作中，也有對西方植物園的介紹，如澀澤榮一《航西日記》有關於法國植物園的記述。¹⁴

中國與日本在近代都在引進西學，1858 年李善蘭把『Botany』一詞準確地詳為『植物學』由此開啓了中國近代植物學。此譯傳至日本，被日人採納，廢其原譯『植學』而不用。但是，植物學並未在中國紮根，致使二十年以後『植物園』一詞需要從日本移來。即便這樣，郭嵩燾的移譯也沒有產生影響。再過三十年，1917 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由黃以仁編輯的《植物學大辭典》列有『植物園』詞條。¹⁵據王宗訓先生考證黃以仁可能是我國之國外留學專攻植物學最早之一人（大約在 1909 年稍早時候），留學日本東京大學¹⁶。辭典『凡例』言所收植物學術語和植物名多采自日本植物學家從英德文譯成的漢文，『植物園』又一次從日文移譯而來。此後植物園在中國便廣為人知。

前所引郭嵩燾所記與邱園寄送花草事，事關中西植物交流史實，然鐘叔河所編《倫敦與巴黎日記》對郭嵩燾回國之後文字刪除甚多，不得其詳。翻檢全本《郭嵩燾日記》，於此事複為摘錄。前所引光緒五年閏三月二十日文字之後，尚有：『其參贊瑣瓦貝另由福建英人紀法枉寄維多裏亞花子一瓶，即新加坡胡氏園所植之異樣荷花也。須於法倫海德表八十度熱度時，栽植淺水大池中，水深過二尺則不能長。而其花葉均大逾常荷，非大池又不能容也。花草箱已寄漢口招商局，應由唐鳳墀處領取。維多裏亞花瓶則須紀法由閩專寄招商局，為日方長矣。』¹⁷四月廿三日『自漢口帶回洋花兩箱。』至於這些遠渡重洋而來的種子如何處理，其後又收集何種中國種子，如何寄回英倫，《日記》皆未記載，已無從考證。

13 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嶽麓書社（長沙），1984 年，頁 341。

14 [日]加勇三郎著；靳叢林等譯，《外來文化攝取史論》，吉林教育出版社（長春），1990 年，頁 132。

15 杜亞泉，《植物大辭典》，商務印書館（上海），1917 年。

16 汪振儒主編，《中國植物學史》，科學出版社（北京），1994 年，頁 127。

17 《郭嵩燾日記》第三冊，湖南人民出版社（長沙），1982 年，頁 856。